



《簪花仕女图》。

受金石热的影响，宋代文人们选择花器时亦青睐复古器型，甚至用上三代青铜器来插花。而《花经》与效仿的“花十友”“花十二客”“花三十客”等说法，以及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、陆游《天彭牡丹谱》、范成大《范村梅谱》《范村菊谱》、王观《扬州芍药谱》、周密《癸辛杂识》等“十全指南”，除了主观上的审美意识，更不乏“实践出真知”的心得体会。比如周密记录了插枝前先要捶碎柄的做法（帮助吸水）；又比如苏轼在《格物粗谈》里表示插海棠花用薄荷水更好，蜀葵、芙蓉、凤仙花则要蘸过石灰并干燥后，插在滚水里。

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“担子挑春虽小，白白红红都好。卖过巷东家、巷西家。帘外一声声叫，帘里鸦鬟入报，问道买梅花？买桃花？”不独上流社会，市民阶层耳闻宛转歌叫之声，眼见马头竹篮铺排百媚千娇的木香、月季、玉绣球、水仙等，也是心尖酥麻，恨不能融化在漫天暖融融的春光里。至南宋，与花相关的产业链已经蔚然可观，《都城纪胜》称：“市肆谓之‘行’者，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，不以其物小大，但合充用者，皆置为行……又有名为‘团’者，如城南

之花团……大抵都下万物所聚，如官巷之花行，所聚花朵、冠梳、钗环、领抹，极其工巧，古所无也。”“官府贵家置四司六局，各有所掌，故筵席排当，凡事整齐。都下街市亦有之。……排办局，专掌挂画、插花、洒扫、打渲、拭抹、供过之事。”

“花光满路”是宋人生活的常态。宫室民宅需要花，正规的商肆或简陋的野店也需要花，“道是渠依不好事，青瓷瓶插紫薇花”。一般的宴席需要花，郑重的订婚程序也需要花，“凡娶媳妇，先起草帖子。两家允许，然后起细帖子，序三代名讳，议亲人有服亲、田产、官职之类。次檐许口酒。以络盛酒瓶，装以大花八朵、罗绢生色或银胜八枚，又以花红缴檐上，谓之‘缴檐红’，与女家”。女子需要花，男子也需要花，“京师轻薄儿，意气多豪侠。争夸朱颜事年少，肯慰白发将花插”，连《水浒传》里钢铁直男的梁山好汉亦竞相拜倒于花枝之下——贵人柴进簪花入禁苑，浪子燕青鬓边长插四季花，杨雄鬓边爱插芙蓉花。阮小五斜戴破头巾，鬓边插朵石榴花；刽子手蔡庆生来爱戴一枝花，喜提诨名“一枝花”……传南宋时期还有江湖大盗用“三朵花”作为称号，

不独上流社会，市民阶层耳闻宛转歌叫之声，眼见马头竹篮铺排百媚千娇的木香、月季、玉绣球、水仙等，也是心尖酥麻，恨不能融化在漫天暖融融的春光里。